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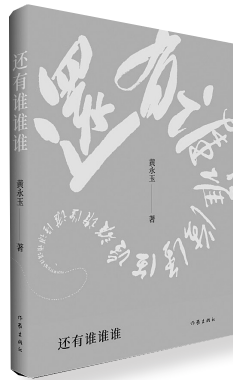
黄永玉：

多少老友的影子从眼前走过，
走在最后的一个是我

中国当代著名画家、作家黄永玉因病于2023年6月13日去世。家属尊重他的意愿：不举行任何告别、追悼仪式。

黄永玉多次说到过：“有朝一日告别世界的时候，我会说两个满意：一、有很多好心肠的朋友。二、自己是个勤奋的人。”

黄永玉始终笔耕不辍，在2022-2023年，他写了多篇回忆故友的文章，结集为《还有谁谁谁》，作家出版社今年6月出版。以下几篇文章摘自新书《还有谁谁谁》。



新书简介

《还有谁谁谁》

黄永玉著
作家出版社

黄永玉先生全新散文集，主要创作于2022-2023年，可以说是《比我老的老头》的续集或补充，两书共同构成完整的当代个人记忆史，映照出一个时代的背影。

在这部新作里，百岁老人回望走过的漫漫人生路，以及一路同行的故友亲朋，讲述他们的情怀与命运、理想与归宿。《只此一家王世襄》写与文物收藏及鉴赏大家王世襄的相遇相交，《侥幸的小可见闻》记录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的豪爽率性，《轻舟怎过万重山？——忆好友王逊与常任侠》写尽人性的复杂与多面，《孤梦清香——难忘许幸之先生》彰显民国导演许幸之为人的操守，《让这段回忆抚慰我一切的忧伤》倾情书写黄家与香港《大公报》潘际垆、邹黎媛夫妇肝胆相照的60年情义，《郑振铎先生》显示出尊重事实的学者风范，《差点忘记的故事》看到一个平等宽厚的蒋经国，《迟到的眼泪》文学家萧乾与他的儿子萧铁柱浮出水面，对小人物的悲悯与怀念令《你家阿姨笑过吗？》摧肝断肠……黄永玉记录下他们的真性情，就是在记录一种旷达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消散，一种属于一代人的精神质地的隐逸。

这些文字平静而锐利，从容而跌宕，幽默而忧伤。那些灵魂相映、肝胆相照的交往瞬间，照亮过彼此的生命，也成为不曾磨灭的记忆。他们的惺惺相惜令人深感震撼，高山流水的情义照拂是不可见的绝世风景。直率、诚挚、犀利、自省，笔端尽是一个哲人对生命的厚重之爱。

《还有谁谁谁》中袒露着一个忧伤而狂野、独立而自由的世纪之魂。

全书共14篇，配多幅黄先生新创作的插图。

1

《只此一家王世襄》

有朝一日告别世界的时候我会说两个满意：

- 一、有很多好心肠的朋友。
- 二、自己是个勤奋的人。

我这种在江湖长大的人不容易气馁，恼气的事从不过夜！人常说财物和名气是身外之物；他不明白，倒霉和开心也是身外之物，都得看开点才好。

王世襄兄跟朱家潘兄在下放劳动的时候，有一天经过一片油菜花地，见一株不知原因被践踏在地上，哀哀欲绝之际，还挣扎着在开花结子，说了一句：“已经倒了，还能扭着脖子开花。”

打过山羊、兔子、大雁，它们都有家，有伴侣。把残忍行为不当一回事。世界是大家的，人老了才明白这个道理，唉！

王世襄是一本又厚又老的大书，还没翻完你就老了。我根本谈不上了解他。他是座富矿，我的锄头太小了，加上时间短促，一切都来不及。

对我，他（王世襄）一定听错了点什么，真以为我是个什么玩家。我其实只是个画画刻木刻的，平日工作注意一点小结构，小特性，养些小东西而已；我是碰到什么养什么，蛇呀，蜥蜴呀，猫头鹰呀，小鹿呀！没什么体统。

他不同，他研究什么就有一定的专注，一定的深度。务必梳理出根芽才松手。生活跟学问方面，既有深度也有广度，并带着一副清醒严肃人格的头脑。

苗子去东北几年，我有时候去看看郁风。记得第一次收到苗子寄来的明信片，苗子在上面写着“大家背着包袱，登高一望，啊！好一片北国风光……”郁风捏着明信片大笑说：“你看他还有这种心情：好一片北国风光！哈哈……”这老大姐忘了自己捏着的断肠明信片，自己还笑得……唉！她一生的宽坦，世间少有！

我坐在桌子边写这篇回忆，心里头没感觉话语已经说透。多少老友的影子从眼前走过，走在最后的一个是我。

2 《侥幸的小可见闻》

唐先生（唐生明）问：“听说你平常出城外打猎，北京有什么东西好打的？”

“有，有，北京到冬天，麦子割了，郊外一展平，几家农屋，几树山里红柳。打得到兔子、雁鹅，居庸关一带山崖上还打野山羊……”我说。

“那太辛苦费力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平时除教书之外自己还刻木刻，小刀子对着大刻板，眼睛离板子顶多六七寸，慢慢容易弄坏眼睛。礼拜天夹着猎枪到城外走走，一目五里、十里，眼睛给调整好了，对工作和身体都有益处。”

3 《梦边》

小时候讲起或想到“故乡”，非常明确，没有第二个是这样子的。（包括儿时玩在一起的同伴，我们熟悉每一条腐蚀的台阶，让我们“办家家”。干净得不能再干净的街头街尾的角落。）

跟爹妈走亲戚回来，闭眼睛能摸到自己大门。

上学一路上闭眼闻得到黄丝烟铺，油炸洗沙粑粑，兵工厂，硝牛皮厂，鼻子耳朵带路，晓得走到哪里了。如果不想当年身边的那些地方，

4 《你家阿姨笑过吗？》

“你们家这个曹阿姨，怎么不见笑容？”我说：“你要是清楚她上半辈子的事，你都笑不出！”

梅溪对朋友称她是我家的“陀螺仪”，起着轮船上稳定的作用。

她懂得人生，她也笑，她笑得浅薄，她有幽默的根底。

我们家里的熟朋友她都熟。绀弩、

“我也打猎，兔子、岩鹰、野鸡、鹌鹑、山羊，都打过。”他说。

“刚才你不是说过，打猎你经不起累。你怎么打得下那么多东西？”

“你忘了我是个当官的？满满一座岳麓前后山，哪里没走过？我用得着走吗？我不会坐在轿子上吗？轿夫抬起我满山走，见什么打什么，打不着后头跟着的大队护兵不会补枪吗？不会打不中的。坐在轿子上瞄准很舒服，容易屏气，枪就放在膝盖上。轿夫也见机行事，走着走着，东西一出现，马上停住脚步让我瞄准，上山打猎，要紧的是灵活的轿夫。”

长大在外，晚上睡不着回忆脚板走过的城，城城都不一样。山里是山里，海边是海边，一片片村子，一座座小城，一眼望不到边的中城、大城，都各有各的特别样子。听同学和朋友夸自己家乡好处的时，都为他高兴，骄傲。

各人有各人的故乡，各人有各人甜蜜的回，那些小生活、小角落，永远永远不会再回来的“故乡”！天下故乡各不相同！我们的情感自小由那里萌发，很坚实，很顽固。

郑可、陆志庠、曾祺、苗子、郁风……来了新茶，问都不用问就给泡上了。一件暗暗使我们吃惊的事：绀弩见了她，每次都要从座位上欠欠身子。他听说过她的故事，有次在路上还提起怎么写她？诗？小说？还是剧本？“唉！爱，恨，祖国，死，活，在她那里怎么都那么简单？那么短？”

有的人来了说完事就走，就绀弩伯、志庠伯、曾祺伯来要快预备炒菜，预备酒。

有次吃完饭，喝完酒，正重新沏上茶，开始聊天之际，她忽然端了一盆热水过来放我面前说：“黄先生，你都快半个月没洗脚了！让大家说说！”于是大家敞开了嗓子说起来：“马上洗！马上洗！太不像话！检查检查脏成什么样子？”



黄永玉 摄影：比目鱼